

1 引论

如果有机会到医院产科的婴儿室，你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情景：同样是新生儿，有的在大哭大叫，有的在酣然大睡，有的则在东张西望。如果留心观察周围的人，你又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些现象：有些人经常开怀大笑，有些人却整天愁眉紧锁；同是面临一项任务，有人沉着冷静、坚定自信，有人却焦虑不安、退缩不前；同是面对弱者的求助，有人热情慷慨，有人却麻木不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让人不由发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感慨。个体差异可能是进化的结果。动物的进化程度越高，个体间的差异越大。这种差异到人这里发展到顶点。从这个意义上，人也许是个体差异最大的一种动物。尽管如此，人与人之间仍有很多相似之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都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集中体现在对人格的研究上。

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是一门非常庞大的学科。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通常将其分支分为基础和应用两大类。基础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包括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当然这种区分只是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基础与应用之间，以及各具体分支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在此只是要明确：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那么，什么是人格？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是什么？它的知识体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大体历程如何？本章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加以探讨。

1.1 人格的界说

1.1.1 “人格”一词的由来

我们中国人说到“人格”，态度往往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因为这个词往往具有法律和道德的涵义。法律上讲“保护人格尊严”，“不能侮辱人格”，是将人格视为权利义务的主体。日常话语中讲“人格高尚”或“人格低下”，甚至“没有人格”，是将人格视为道德品质，与人品、品格或品德同义。事实上，古汉语中并无“人格”一词，这个词是近代从日文引入的。日文中，“人格”一词是对英文“personality”一词的翻译(黄希庭，2002, p.5)。这个英文词也可以译为“人性”^[1]，是指人(person)的各种特征，并没有道德(以至“道德高尚”与否)的含义(邓晓芒，1989, 1995a)。它首先是一个事实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评价性的概念。因此，

^[1]我们通常将 emotionality、sociality、individuality、speciality 等词翻译为情绪性、交际性、个体性、特殊性等，以此类推，personality 也可译为“人性”。

心理学探讨人格，和探讨感知、记忆、思维、情绪、智力等心理现象一样，也是认识人类自身的一种研究活动。只是心理学家研究感知是为了了解感知现象和规律，研究记忆是为了了解识记、保持和遗忘等现象和规律……，人格心理学就是将完整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研究人的某一种心理或行为。

从词源上讲，英文 *personality* 源于拉丁文 *persona*，后者的本义是指面具，即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标志。面具代表着这一角色的某种典型特点，类似于京剧中的脸谱。在舞台上，演员的言行要与其扮演的角色相符，而一个角色也就意味着一套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角色限定了演员的行为。观众可以从演员的面具了解了他的角色，又根据其角色了解了他的行为。由此引申，可以说，人格是指个人在人生舞台上的行为表现，是其表演或扮演的“角色”。但表现也就意味着被表现，被表现的东西就是内在的，即面具背后的东西。面具后面是什么或者是谁？要真正了解一个角色的行为，还要深入到人物(角色)的内心世界。这就暗示着一个人有两面，即公开可见的一面和隐藏在它后面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人格这个概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定义：首先是外在的人格，即个人被他人知觉和描述的方面；其次是内在的人格，涉及一些内在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被他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关人格的任何定义都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二者彼此不同，但又都十分重要(Hogan, Harkness, & Lubinski, 2002)。

1.1.2 人格的定义

“人格”在西文中是一个非常抽象、涵义广泛而又歧义很多的词。先说“人”(person)这个词，它是人、人物和人本身的意思，但既不是男也不是女，既不是老也不是少(陈仲庚、张雨新, 1987, p.29)。“人格”和“人”这个概念一样，是最难下定义的。Pervin 在《人格科学》一书中，并没有一开始就探讨人格的定义。而是到结尾一章才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在比心理学更发达的研究领域，科学家们也常常研究没有适当定义的现象。人格就是一个没有公认定义的概念(Pervin, 1996/2001, p.466~467)。不同的学者对人格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理解不同，因而所下的定义也不同。据人格心理学家 G. W. Allport 说，人格的定义有 50 种之多。他从语言学、历史、宗教、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全面探讨了“人格”一词的涵义。其中，心理学领域的定义就可以分为六种：(1) 罗列式定义(omnibus definition)：在这类定义中，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特质的总和；(2) 综合性定义(integrative and configuration definition)：这类定义强调人格是个人各方面属性所组成的整体；(3) 层次性定义(hierarchical definition)：这类定义将人格各方面的特质分为若干层次，而最高层次的特质具有统合的作用；(4) 适应性定义(definition in terms of adjustment)：这类定义强调人格适应环境的功能；(5) 区别性定义(definition in terms of distinctiveness)：这类定义强调人格就是个人的独特性，即个人与他人的不同之处；(6) 本质性定义(definition in terms of the essence of the person)：这类定义强调人格是个人最为本质的行为模式。人格不只是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而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Allport, 1937, pp.43~46; 黄坚厚, 1999, p.7)。

此外，Allport 还指出了两种相对的定义。一种定义认为，人格就是一个人所引起的别人对他的反应。这种定义虽然突出了人格概念的客观性，但它只强调一个人对别人的影响，而

忽略了其本身的、内在的方面。Allport 不同意这种定义，认为无论其他人对一个人的印象如何，他都具有某些内在的、可能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与之相对的另一定义由 Allport 本人提出。他认为，人格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生理系统的动力组织，决定着个人对其环境独特的适应。这一定义深受欢迎，可以说是最为经典的表述。它包含上述综合性、层次性、适应性、区别性等定义的要点，是一个集大成的定义。他还特别对其中的关键词“动态组织”、“心理生理系统”、“决定”、“独特”、“适应”等做出了说明。但作为人本主义者，Allport 认为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地作用于环境。在 1961 年修订著作时，他将“适应”的说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定义为：人格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生理系统的动力组织，决定着个人特有的思想和行为(Allport, 1961, p.28)^[1]。当代的定义基本延续着 Allport 的观点。在 Walter Mischel 等人的《人格导论》第 7 版(2003, 副标题为“走向整合”)中，作者仍然引述了 Allport 的定义，并且站在当代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探讨。

在当代，Pervin 的定义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人格是为个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模式(一致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Pervin, 1996, p.414)。Pervin 在这句话后面所做的如下补充说明，也应被视为人格定义的组成部分：和身体一样，人格包含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并且体现着个人的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此外，人格还包含过去的影响(包括对过去的记忆)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他指出，此定义包括三个方面：(1)个人整体的机能系统；(2)认知、情感和行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3)时间在个人身上的连续性。Mischel 等人则指出，当前为人们所接受的人格定义的涵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个人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2)从行为到思想感情的诸多层面；(3)人格是有组织的；(4)人格决定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5)人格与个人身体和生物特征密切相关(Mischel, Shoda & Smith, 2003, p.4)。其实这五个方面也基本上都包含在 Pervin 的定义中。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们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这一界定包含以下五层含义：第一，人格是指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模式，即个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互动方式。与此相近的表述还有：个人在各种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的行为方式、个人适应环境的习惯系统、个人的生活风格、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个人实现其社会角色的方式、个人做任何事的共同方式等等。例如，一个好迟到的人，做任何事都喜欢迟到，开会、约会、聚餐，甚至乘火车，都要别人等他(她)；合作共事时，他(她)承担的任务也往往会最后完成。第二，人格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包括：(1)稳定的动机，如经常起作用的亲和动机和成就动机；(2)习惯性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如习惯于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获得、加工信息并做出反应；(3)稳定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正是一个人内部的动力组织决定了其外在的行为模式。第三，人格就是这样一种蕴蓄于中、形诸于外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往往由一些

^[1]此定义翻译成中文时中间要加逗号，但英文也只是一句话。鉴于人格的复杂性，这个句子虽然较长，但将如此丰富的涵义包含其中，已相当难得了。英文原句为：Personality is the dynamic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individual of those psychophysical systems that determine his characteristic behavior and thought.

特质(traits)所构成,如内外向性、独立性、自信心等。当然,表里不一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如一个对人怀有敌意的人可能看起来对人特别友好。但这种经常性的表里不一本身也是一种统一体,即一种人格特质。第四,动力组织与行为模式的统一体意味着人格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等特点(下文会逐一说明)。第五,人格既是各种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交互作用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各种交互作用,包括身体与心理(身心)之间、心理与环境(特别是社会文化)之间、天性与教养之间、成熟与学习之间、思想—感情—行为之间、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1.1.3 人格的基本特性

人格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四种基本特性。

人格的**整体性(unity)**是指人格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其他方面密切联系。人格中任何因素的改变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改变。一个人从自信到自卑的改变,会引起情绪、认知和行为方方面面的改变,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自信心的改变,而是整个人的改变。人格是一个有机组织,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整个人的活动,是个人的整体机能的实现。虽然我们平常说人用脚走路,用嘴说话,但事实上,走路和说话都是个人整体功能的体现。

人格的**稳定性(stability)**是指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具有跨时间的连续性(continuity)和跨情境的一致性(coherence),一个现在喜欢着急的人,我们可以猜想他过去也喜欢着急,也可以预测他以后遇到事情也比别人更容易着急。但稳定性并不排除可变性,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但这种改变是缓慢的。观点或情绪可能会很快改变,但人格难以在一夜之间发生突变(从那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即使有,也是极端的或不正常的。某种重大的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态度突然发生转变,但经过一个时期后,其基本的行为方式还是会朝着原来的样子恢复,虽有所改变,但仍保持连续性。一个外向的人可能会变得内向一些,但比起那些一直内向的人,他还是外向一些。所谓跨情境性,是指人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往往是相当一致的。一个喜欢交往的人在工作单位里与很多人交往密切,在业余学习班里也能很快认识很多人,在健身俱乐部里也会认识很多人,甚至在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旅行团里也很快与大家混熟。当然,情境不同,人的行为也可能不同,一个爱说话的人面对自己不熟悉的话题而又有权威人士在场时,他可能话很少,但在日常或多数情境下,他通常比别人的话多。关于人格的稳定性问题,本书还将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讨。

人格的**复杂性(complexity)**是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种,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从结构上讲,人格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从功能上讲,如上所述,人格处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因此,人格是世界上最难解的谜(所谓“斯芬克斯之谜”)。人的复杂性特别表现在人的矛盾性上,一个杀人犯也可能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一个长期被人们视为楷模的人可能同时在从事犯罪活动,一个表面上义正辞严的人内心可能忍受着难以释怀的煎熬……。男人与女人,好人与坏人,朋友与敌人,富人与穷人、儿童与老人、中国人与外国人……,又有谁能说得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呢?

人格的**独特性(uniquness)**是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即使同卵双生子，遗传基因相同，但由于不同的人际作用、不同的经历，人格也会有所差异，尽管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较高。除同卵双生子以外的每个人的基因都不完全相同，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方式也不同，因此，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格的独特性及其形成机制曾是人格心理学的主要对象，但当代的人格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独特性和共同性都是这门学科所关注的重点。独特性与共同性的关系即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共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世界上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每个人又都是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正如前面所述：一方面，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另一方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章“人格心理学的性质”一节将继续讨论共同性与独特性的问题。

1.1.4 性格、个性与人格

用中文“人格”这个词来代表我们研究的领域，仍有一些麻烦。人们有时会将其与“性格”和“个性”等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来辨析一番。

如前所述，中文“人格”一词是对英文 *personality* 的翻译。从翻译本身来说，是很恰当的。中文的“格”字很有意思，有指明事物的情况和水准之意，如“体格”是指一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品格”是指一个人品德方面的情况，“性格”是指一个人性情方面的情况。以此类推，用“人格”来表示一个人整体上的情况，应当是很恰当的。问题是，中文“人格”一词在日常话语的使用过程中，人们将其与“品格”混为一谈了。我们会说一个人“人格高尚”或“人格卑鄙”，甚至“没有人格”。这种混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值得探讨（邓晓芒，1989，1995），但在使用上就容易引起歧义。为了避免发生歧义，心理学者在使用“人格”一词时，往往要特别说明：“心理学中所讲的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状况，指整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指品德。”这样虽有些麻烦，但时间久了，大家也逐渐习惯了（黄坚厚，1999，p.17~18）。

但是，由于人格一词在汉语使用过程中被赋予了太多的道德含义，与其本义相差太远，于是有心理学者提出，索性将“人格”一词抛弃。早在1971年中国台湾的一次研讨会的分组会上，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几位教授就提议，将英文词 *personality* 改译为“性格”，这项提议被当时入会者所接受，于是，原来的“人格心理学”、“人格测验”等有关名词，就都随着改为“性格心理学”、“性格测验”了。但出席那次会议的师范院校（如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系的代表被列在另一组，未能参与那一组关于“人格”译词的讨论，并且在这一组的分组会上完全未论及“人格”一词的译法问题。因此，“人格心理学”、“人格测验”等词也就自然被保留下来。这样，仅在台湾，同一课程就有两个名称。不同学校的师生在用到 *personality* 时，有人用“人格”，有人用“性格”（黄坚厚，1999，p.18）。

心理学中的 *personality*，确实更接近汉语日常话语中的“性格”一词，如内外向、情绪稳定性、处事和待人的方式等等。即使在心理学话语背景下，有时用“性格”也更准确，如我们说“中国人的性格”，比说“中国人的人格”合适，因为后者可能引起涉及国家尊严的歧

义。因此，还不如将其译为“性格”。但中国大陆心理学界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沿用的是自前苏联翻译而来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已经有“性格”的概念，并且通常将其英文对应词确定为 character。这套体系将性格(character)首先界定为个人对现实(包括社会、集体、他人和自己)的稳定态度，如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等等，其次才是知、情、意等心理机能的特征。这种“性格”不就是汉语日常话语中的“人格”吗？“人格”和“性格”两个词在心理学中的用法恰恰与日常话语的涵义相反。人格本来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用语，但在日常话语中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色彩；性格本来在日常话语中不具有道德涵义，^[1]但到了我们心理学教科书中，性格的定义却主要是道德，读者只要查看一下我国1980~1990年代编写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这种用法在心理学中还在延续，如黄希庭的《人格心理学》(2002, p.14)就明确指出：“性格是指个人的品行道德和风格”，“性格特征具有社会道德含义。”

为了避免歧义，将心理学的术语与大众的日常话语习惯保持一致，有人主张将 personality 译为性格，而将 character 译为“人格”（沙毓英、张锋等，2000，pp.94~95）。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用表 1-1 加以总结。

表 1-1 “人格”与“性格”两个词的不同用法

	personality	character
汉语日常涵义	性格	人格(道德)
心理学现用术语	人格	性格(道德)
心理学术语应改为	性格	人格(道德)

这种办法是改变心理学的用语习惯，将心理学现用术语“人格”改为“性格”，而将“性格”改为“人格”。这种观点颇有一些道理，如果心理学界达成共识，执行起来也并不困难。但这种做法的一个问题是，在英文中，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事实上并不具有明显的道德涵义，翻译成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或性格也不恰当。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或性格其实就是道德或品德(西方心理学通常不区分“道德”和“品德”两个词)，英文应该是 morality 或 moral character。在人格心理学史上，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曾经在同一意义上用过，后来逐渐不用 character，而用 personality，也就是说，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这两个词可以用同一个中文词来翻译。但严格地讲，英文 character 一词原意为“印记”、“雕刻”或“雕成之物”，转义为“绘图”、“标志”和“特征”，用在人身上，与中文“性格”的日常用法意义相当，都是指一个人稳定的行为特点，即个人的独特性。而 personality 不仅可以包含个人的独特性，也可以包含群体乃至人类的共同性，在当代，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赋予这个词以“人性”的涵义，因此，用“性格”一词翻译 personality 还是不太恰当的。第二种办法是改变日常话语，将日常话语中的“人格”改为“性格”，“性格”改为“人格”。但改变大众的日常话语习惯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家不可能也没有道理去改变大众约定俗成的话语习惯。第三种办法是沿用心理学的习惯，还是

^[1] 在日常话语中，我们谈论一个人的行为是性格所致时，往往此行为不涉及道德。

将 *personality* 翻译为“人格”，将 *character* 翻译为性格，但申明此“人格”不是指日常话语中所言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如前文），而此处的“性格”一词就是日常话语习惯中的“性格”之意，而探讨个人的道德水准时，就用“道德”或“品德”，尽可能避免使用“人格”和“性格”两个词。这样就在心理学的话语系统中，减少了麻烦。事实上，“人格心理学”一词在心理学中已是约定俗成，改变可能性不大。因此，笔者采取第三种办法。

此外，还有一个麻烦是，中国大陆心理学界曾经将与 *personality* 对应的一个俄文词翻译为“个性”（黄希庭，2002, p.12），相应就有“个性心理学”。在那个话语体系中，“个性”就是“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包括个性倾向（如需要、动机、信仰、价值观等）和个性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但性格又首先是指个人对现实（社会、国家、集体、他人和自己）的稳定态度，如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等等，实际是价值观和道德，与所谓“个性倾向”搅在了一起，系统内部概念混乱。

其实，个性这个词的含义应该更接近英文中的 *individuality*，即个人特点，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个人独特的方面。所谓“个性解放”、“尊重个性”，都是这个意思。因此，个性是人格的重要方面，但不等于人格，因为人格还包含个人与一些他人以至所有他人共同的东西。

最后，个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与特殊性（*particularity*）同义，与共性（*generality*，或一般性）相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个性，这里的个性就不仅仅指人的个性。人格也是专指人而言的。人格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并且（如上所述）人格既包括个性的方面，也包括共性的方面，因此，“人格”一词比“个性”一词更合适。再说，自前苏联翻译而来的话语体系近年正在淡出心理学界，“性格”、“个性”等名称与含义不一致的一些怪异现象就会逐渐从心理学中消失。

1.2 人格心理学的性质

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在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加以界定，即确立自己的学科性质，包括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地位。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1.2.1 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研究个人（*person*），将个人视为一个整体。但要研究整体，仍需要对其加以分析，只是应该在整体观的前提下进行分析。人格心理学家大体从三个层面分析一个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the human nature level*），即一个人首先是人，与所有人相似（*like all others*）；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ifferences*），即一个人与部分他人是相似的（*like some others*），个体之间的差异仅仅是程度的差异，如外向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且一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其他成员是相似的，但与其他群体

的成员明显不同；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the individual uniqueness level)，即一个人不同于任何人(like no others)的、独特的、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特征(Kluckhohn & Murray, 1953)。

人格分析的第一个层面是揭示人的共同本性，即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典型的人格特征和机制。例如，与他人一起生活并将自己归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愿望。研究人格的这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本性的一般规律。人格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揭示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例如，在周末的夜晚，一些人喜欢社交和聚会，另一些人则喜欢独自安静地阅读；一些人喜欢高空跳伞、骑摩托车、开飞车等身体冒险性活动，另一些人则尽量回避这样的冒险；一些人具有高自尊并且很少受到焦虑的困扰，另一些人则整天忧心忡忡并深受自我怀疑的折磨。这些个体差异体现了一个人在某些维度上与其他某些人相似而与另一些人不同，这些维度被人格心理学家称为外向性、感觉寻求、自尊等等。人格还可以从群体差异的角度加以考察。这就是说，一个群体中的人们具有某些共同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此群体中的人不同于彼群体中的人。人格心理学中有关群体差异的研究包括性别、国民性、文化、年龄、经济状况等差异的研究。其中性别差异是最基本的群体差异。尽管人类的许多特质和机制是两性的共同特征，但有些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确存在着性别差异。例如，在各种文化中，男性都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男人是社会中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制造者。人格心理学家试图探明群体差异(如性别差异、国民性、东西方文化等)的表现及成因。人格分析的第三个层面是揭示个体的唯一性。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即使一直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同卵双生子也不可能有人格的所有方面都相同，只能说共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是相似程度最高的两个人。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品质，他(她)是独特的、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人格心理学承认个人的唯一性，并试图寻求一些途径来把握个体生命的丰富性(Larsen & Buss, 2002, pp.12~13)。

Pervin 明确指出，人格心理学常常被定义为个体差异的研究，但实际上个体差异只是人格心理学领域的一部分。仅将人格心理学定义为个体差异的研究，妨碍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的进展。如果解剖学家这样定义他们的研究领域，那么，他们就应该去关注诸如心脏位置在不同人身上的细小差异等问题，而看不到所有人的心脏都位于胸腔中央略微偏左的位置这一现象。当然，人格心理学并非不应该研究个体差异，而是应该同时将个人的整体机能系统作为这一领域的基本层面(Pervin, 1996/2001, p.467)。这个问题可以归为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特征与过程的关系问题。过去通常认为人格心理学只研究个体(individual)行为和思维的方式或特征，而不研究心理过程。实际上，人格心理学必须同时研究人们(people)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方式(适应和改造)和交互作用过程中的思想、感情和动机(Mischel, Shoda & Smith, 2003, p.3)。特征(方式)与过程的关系可以归为静态与动态的关系，静态的特征是稳定的，动态的过程是变化的。特征(方式)是在过程中形成的，已形成的特征(方式)又制约和规范着过程的进行。特征(方式)可以在过程中得到改变，而过程的变化又是有规则的，表现出了一定的特征。前文 Pervin 定义中所言的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也应做类似的理解。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争论是，研究个体究竟应该遵循一般规律研究(或建立法则研究, nomothetic research)的思路还是特殊规律研究(或个人记述研究, idiographic research)的思路。

前者将个体视为人口总体中的一些例证，他(她)身上具有所有人类个体的一般特征。这种研究要求将被试样本数据用于进行个体间或群体间的统计学对比，试图确定一些普遍的人性特征和维度，进而比较个体或群体在这些特征或维度上的差异。后者的字面意思就是描述个人，将每个个体都看作是唯一的。这种研究长时间聚焦某一被试，试图从中获得某些法则，以从整体上更深入地了解个体，如个案研究(case study)或心理传记(psychological biography)。Sigmund Freud(1856~1939)就曾为 Leonardo daVinci(达·芬奇)写过心理传记，Rosenzweig(1986, 1997)也曾提出要分析个人生活史上危急事件的建议。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也致力于一般规律的研究，但与心理学其他一些领域(如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相比，研究者们可能对特殊规律的研究方法更感兴趣。他们对个体有着更多的关怀，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则主要致力于一般规律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人格心理学家关注的是人的所有层面：人类本性的层面，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和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不同的研究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层面，但每一种研究方法都能为了解人格提供有价值的知识(Larsen & Buss, 2002, p.14)。

1.2.2 人格心理学的任务

人格心理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的专业研究，揭示人格的事实和规律，以帮助了解人，从而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与一般科学的目的一样，人格心理学的目的可分为四个层面，即描述、理解、预测和控制(Liebert & Liebert, 1998, p.21)。

描述(description)就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不涉及价值判断，也不寻求原因，只是将研究问题的相关现象呈现出来。尽管这种现象只是研究者看到的现象，但作为研究者，人格心理学也应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去描述它。人格心理学家试图寻求一些有效的描述方法，如编制一些测量工具来描述个人的基本特征，如上文所说的外向性、感觉寻求、自尊等。

理解(understanding)或**解释(explanation)**就是揭示事实的原因，分析现象间的前因后果。这是比描述更为困难的研究，因为现象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单一的因果关系是较少的，更多的是多种原因导致同一结果，或者不同的事物互为因果。心理学家创立了很多解释人格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但这种解释要做到既全面又深刻，是非常困难的。心理学家工作的价值，与其说在于提供解释的结论，还不如说在于寻求解释的方法和过程。仅就一些人为什么比另一些人更外向这一现象而言，可能有遗传和生理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环境和教育方面的原因，还可能是两类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心理学家创造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不同的理论和方法都为人类理解自己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和可能性。

预测(prediction)就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去估计某种事物或现象在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寻找确定性，即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具有预测功效的。例如，当研究证明压力与健康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因果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所掌握的规律和信息，恰当地预测个人或群体出现某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即使暂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也要去了解事物间的相关关系，较高的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确定性。当研究表明消极信息加工(如一些被试比另一些被试更容易记住消极形容词——

不幸的、可怜的、无助的等等)与抑郁间具有高相关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当事者在消极信息加工测验中的得分,预测其在不利情境中抑郁情绪的强度;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抑郁程度,预期他(她)回忆往事中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

控制(control)就是采取措施,使事物朝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避免消极事件的发生或将其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例如,当研究表明压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危及健康时,我们就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压力。人格心理学研究涉及的控制层面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方式。它要研究何种方法对何种人格问题有效或无效的根据,这就是说,单纯的控制或治疗方法属于具体应用领域如心理治疗的范畴,而人格心理学研究控制,但重点不在技术层面,而是为控制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显然,人格心理学研究任务的四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描述和理解是预测和控制的依据,预测和控制又能改进描述和加深理解。通常将一门学科的任务分为理论任务和应用任务,描述和解释属于理论任务,预测和控制则属于应用任务。

1.2.3 人格心理学的学科地位

心理学是关于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涉及人与动物的心理与行为的方方面面。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包括基础和应用两大领域。基础领域主要包括如下主题:心理的生物学基础、认知过程、动机与情绪、个体差异、学习、发展、社会心理等,人格通常被归入个体差异的主题之下。当然,这仅仅为了研究的方便,实际上以上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为人的心理比物理,也比生理具有更高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而人格因其整合性与上述所有主题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而复杂。人格心理学一方面整合生物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另一方面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成就更能促进其他基础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进步。

心理学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是人活动的领域,就有相应的应用心理学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人格心理学与心理学的各个应用领域,尤其是有关教育、健康、管理等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是心理学应用的基础。

因此,在心理学领域,没有哪个分支的范围像人格心理学这样广阔。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分支的重叠或交叉也最多,是人的发展和变化研究的焦点,是正常和异常研究的焦点,是动机、情感和认知研究的焦点,是学习和适应研究的焦点,是个别差异研究的焦点,也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焦点。之所以有这么多焦点,是因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是整体的人(Mischel, 1976; 陈仲庚、张雨新, 1987, p.6)。

人格也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心理学,而且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都将人格作为研究主题之一,可以说一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要研究人格,生命科学和医学也涉及人格。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研究人格,相互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无疑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的。但在涉及人格主题的多学科中,人格心理学处于中心的地位,因为

只有人格心理学这一学科将人格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对象，对人格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整体研究。人格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事实和规律，可为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提供判断的基本依据。

如果将人类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 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 如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三大领域,那么,从总体上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处于三者之间,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更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还有人文学科的性质(郭永玉, 2002, p.317),即心理学与三大知识领域都有重叠^[1]。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UPsyS)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不同的国家或大学,心理学可能分别被视为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教育科学、人文学科的一种,或者本身被视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出版物中,心理学被单列为一门科学,与之相邻的是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尽管不同国家或学校对心理学在学科门类中的归类不同,但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来看,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要么将心理学视为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有所交叉重叠的学科,要么将心理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类别(Pawlik & Rosenzweig, 2000/2002, p.5)。实际上,心理学的不同分支应该属于不同的知识类别,如认知神经科学、生理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等属于自然科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则属于社会科学,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可能主要属于人文学科,而临床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可能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所交叉重叠,心理治疗、发展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所交叉重叠。人格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如关于人格的生理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如关于人格结构、类型和功能等广泛的领域;还有人文学科的性质,如关于人性和人格健康的某些理论等。在学科性质上,人格心理学是整个心理学的一个缩影。人们通常将人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相提并论,但是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性质上与人格心理学是不同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心理学家们习惯于将心理学界定为一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尽可能使其符合科学的标准,并尽可能淡化心理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 research)而言,要求遵守一些公认的规则和方法。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心理学家(当然包括人格心理学家)都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科学研究。

1.3 人格心理学的学科结构

那么,人格心理学有哪些成果?这就是说人格心理学家都做了哪些工作,现在又在做什么?通常,人格心理学家致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有人称之为人格心理学的四个基本关切(fundamental concerns)(Liebert & Liebert, 1998, p.8):创建一种理论,通过研究检验这种理论,

^[1] 请读者注意三大知识领域的英文写法是耐人寻味的, sciences 前面无须加 natural, 人文学科通常也不写成与汉语“人文科学”对应的英文,“humanity sciences”是一种不恰当的写法。

找到一种方法测评人格，将人格心理学应用于生活实际。当然，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得到了不同的研究发现，也找到了不同的测评方法，并且致力于不同领域的应用。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在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也各有侧重。但总体上，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或学科结构就是由理论、研究、测评和应用四个部分构成。当然，这四部分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并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1.3.1 理论

人格理论(theory of personality)是心理学家对人性及其差异进行描述和解释，从而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和改变所使用的概念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系统，用于描述和解释所研究的现象。如果没有人格理论，我们对人格的研究就会流于对琐碎事实和经验的自然描述，人格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与事实是相对而言的。理论是基于事实的假设，事实是已经被验证的东西，但理论中总是包括有待验证的东西。

理论对于一个学科，好比地图对于早期的探险家。这种地图虽然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绘制的，但这些知识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因此，这种地图是未完成的、试探性的，探险家们却仍要依靠它指引走向未知领域的航程(Mayer & Sutton, 1996, p.10)。这一比喻意味着，理论对一个学科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论可以将有关的观点和实证研究的成果纳入到一个逻辑上一致而又较为简约的架构中；第二，理论可以引发对那些尚未被注意的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探讨，从而使有关问题或领域的知识得到系统的扩充；第三，理论可以使研究者循着特定的方向去考虑问题，不至于被纷繁复杂的现象弄得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Hall & Lindzey, 1978, pp.12~15; 黄坚厚, 1999, pp.24~25)。

因此，理论创建是人格心理学家的重要工作。一个研究者持何种理论观点，往往决定着其研究问题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人格的途径(Carducci, 1998, p.5)。阅读本书第二章以及后面各章，读者就会知道，心理学家们已经创建了许多不同的人格理论，每种理论都用不同的观点阐释人格。不同的理论对同一种行为的解释可能很不相同。如一名男青年小李参加晚会，只要有陌生人接近他，与他交谈，他就显得紧张，试图后退或回避。对这一行为，不同的理论家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解释：生物学取向的理论家可能从遗传的神经生理机制方面加以解释；特质论者可能认为，小王具有内向或害羞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他在公共场所表现出退缩或回避行为；行为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小李没有学会在这种场合与陌生人谈话的技能；认知论者可能解释说，小李因为在工作中往往不能很好地与人沟通，于是他就以为在晚会上他也不能成功地与人沟通；精神分析论者可能认为，小李的行为象征着一种潜意识欲望，即希望有人来关心他，就像小时候妈妈照顾他那样；人本主义者可能认为，小王的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不协调，他特别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总担心自己的表现不令人满意，越是担心，就越显得局促不安。很难说哪种解释是正确或错误的，对于特定个体的特定行为，不同的理论的解释力可能各不相同，有的理论解释更有效，有的理论解释可能有些牵强。但从总体上讲，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人格。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理论进行评价。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些确定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理论(Hall & Lindzey, 1978; Carducci, 1998, p.6)。这些标准包括：(1)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即一种理论的假设、原理、原则等所涉命题之间应该是彼此符合的。理论各部分相互符合的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好理论。(2)包容性或广博性(comprehensiveness), 即一种理论所涵盖范围的广阔程度。一种理论所涉及的人格与行为现象越全面, 就越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好理论。迄今为止, 没有哪种理论能解释所有的人格现象或问题。有的心理学家致力于人格的整体解释, 这样的理论被称为大理论(grand theory);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格心理学家仅仅致力于具体问题的研究, 如依恋、焦虑、乐观主义、攻击性、性别差异等, 不再致力于创建无所不包的理论, 而是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理论解释, 即提出一些具体的理论或“小理论”(mini-theory)(Larsen & Buss, 2002, p.602)。应该说, 人格理论既包括大理论, 也包括小理论。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标准主要是针对大理论而言的。当然, 小理论也存在着包容性的问题, 即对其所涉及的主题是否进行了全面的讨论。(3)简约性(parsimony), 即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 越简洁的理论越受欢迎。好的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原理往往都简明扼要, 使人易于把握其要旨。(4)实用性(utility), 即理论在激起新的研究、预测行为、解决实际问题(如职业选择、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作用。好的理论应该是有用的理论。总之, 好的理论是内部一致的、全面的、简约的和有用的。理论的评价标准还可以包括实证效度(empirical validity)和激发价值(heuristic value)(Mayer & Sutton, 1996, p.15~16)。前者是指一种理论所包含的假设能否得到研究的支持或验证, 所得到的支持和验证越多, 这种理论就越易于为研究者所接受; 后者实际是实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一种理论提出后激起研究者兴趣和热情的程度, 或激起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如潜意识理论、“大五”人格因素论、归因理论等理论提出后都引起了广泛的研究, 激起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1.3.2 研究

人格研究(personality research)是心理学者对人格理论中所包含的假设进行验证的一种活动。人格心理学以整体的人为研究对象, 显然这种研究极其重要, 但实际操作起来则十分困难, 因为它要涉及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许多复杂的方面(陈仲庚、张雨新, 1987,p.6), 也要涉及许多生理和环境变量。

大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心理学在方法学上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 即临床途径、实验途径和相关途径。这三种途径在各自的领域内, 独自进行着探索, 但是在人格研究领域, 时常将三者结合起来使用。尽管各种途径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全面理解人格, 但在心理学的整个发展史上, 一直存在着关于各种研究途径相对优缺点的争议 (Pervin, 1996/2001. p.21)。

临床途径

临床途径(clinical approach)的研究或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指在自然情境中对个体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 包括行为观察、深度访谈和个人资料分析。这是人格研究领域常用的方法。

曾对此途径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首推法国医生 Jean Charcot(1825~1893), 他发现, 一些病人并无明显的器质性病变, 却无法正常地看, 或者无缘无故地短期昏厥。Charcot 研究了这些病人并将他们的症状进行分类, 期望凭借催眠术解决病人的问题。他的工作深深影响了在人格心理学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几位人物, 其中包括 Sigmund Freud(1856~1939)。Freud 理论的基本内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对临床观察法的发展与完善更能显示他的才华。他可以数星期、数月甚至数年倾听同一名病人的诉说, 并能认真对待与处理病人的这些思想与情感。此外, Rogers、Murray 和 Kelly 都为临床研究做出过贡献。当代的叙事心理学 (narrative psychology) (Lieblich, 1998)和人生故事(life story)研究(McAdams, 1999; 2001)的兴起就是这种研究途径的新发展。

临床研究的优点在于有机会观察多种多样的现象, 将人的机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 (Winter & Barenbaum, 1999)。通过对每一个体进行深度研究, 可以全面考察人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这种在自然状态下的进行观察还能避免实验室的人为控制。然而, 不加控制的观察难免会有许多的主观成分掺入其中, 致使研究者无法验证彼此的观察结果, 更无法形成可在实验条件下进行检验的具体假设。而科学研究正要求可由他人重复检验的可靠观察。从这一点上讲, 临床心理学家的贡献让科学家们大失所望。但我们应注意到, 多数临床途径的研究者都曾接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 也十分注重观察的信度,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方法本身的不足。

相关途径

相关途径(correlation approach)的研究指通过统计测量的方法建立起不同人格变量间或人格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 Frances Galton(1822~1911)的工作。Galton 最初的兴趣在于人类特性特别是智能的遗传。他发现, 两个人血缘越近, 取得相近成就的可能性越大。他建立了一个能测量个体很多特征的实验室, 对大量被试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进行了测量。为了发现数据间关系, 他首创了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的概念, 以确定两组数据之间的联系。随后, 英国心理学家 Spearman 深化了这一研究, 发明出一种被称为因素分析的方法, 使人们可以找出大量数据中的共同度 (亦称因素)。因素分析至今仍是相关研究途径的方法学基础。20 世纪 40 年代是相关研究繁荣发展的时期, 研究者试图找出人格的基本元素, 而因素分析使之成为可能。于是, Cattell 编制了“人格 16 因素问卷”, Eysenck 也提出了人格的三个基本维度, 即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又出现了“大五”因素模型, 将人格基本单元归结为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以上都是使用相关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相关途径可以同时研究多种变量, 并发现各变量间的关系, 这是它的优点。然而, 用这种方法建立的关系仅仅是联系性的, 而不是因果性的。同时相关途径的研究材料一般源于自我报告信息, 无法克服自我报告资料潜在的真实性问题, 而且结构性问卷限制了被试做出回答的空间, 这些都影响着自我报告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实验途径

实验途径(experimental approach)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科学理想，即通过操纵一个变量（通常称为自变量），测查其对另一变量（因变量）的效应。例如，改变词组呈现的时间（自变量），以考察被试的再认成绩等记忆指标（因变量）。由于这种影响是明确的，实验研究凭借对变量的系统操纵，可以建立起因果关系，这是临床和相关途径难以实现的。而且，实验者可以直接控制感兴趣的变量，也令其他研究方法望尘莫及。

有着化学与生理学背景的 **Wilhelm Wundt(1832~1920)**，十分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性，他将心理学界定为研究直接经验的科学，并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用以研究刺激（如光、声音）的改变对被试经验的影响，开创了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的传统。另外，19世纪末的另外两名研究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bbinghaus**对记忆研究时，就已经开始重视实验控制，而且建立了适用于所有被试的记忆原理。**Pavlov**的研究工作证明了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也有可能应用于神经症发展等重要人格现象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格的认知取向和信息加工取向开始兴起。认知取向的心理学家重视对人而不是动物的研究，偏好自然情境的研究而不是实验室研究，这与早期实验心理学家的做法截然不同。然而，鉴于他们对实验心理学的强调，并重视通过系统研究建立人格机能的普遍原则，认知取向一般仍被归为实验研究的阵营之中。

实验研究是通过科学观察和仪器获取客观数据，摒弃了被试的自我报告信息，将实验中可能的主观影响降至最低点。操作具体、资料客观并能建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等优点似乎使实验途径明显优于其他两种途径。但并非所有的人格心理学家都采用实验研究，这一事实说明实验研究必定有其潜在的局限性。首先，在操作过程中，无论主试还是被试都无法避免先入之见的影响，从而直接干扰实验的结果。其次，实验研究涉及变量有限，忽略了人格机能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有许多人格现象不能在实验室中模拟研究，即便能够完成研究，人为情境也难免会限制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

尽管研究途径不同，人格心理学家却分享着共同的目标——将人格研究发展为一项科学事业(**Pervin, 1996/2001, p.30**)。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人格心理学中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综合了上述三种研究策略。

1.3.3 测评

人格测评(personality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是指创立并应用各种系统的技术来搜集人格资料，从而对人格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人格测评技术可用于：(1)验证人格理论，如潜意识的存在与否、表现方式以及形成机制等问题，就需要创制并应用系统的方法。(2)研究有关人格的各变量间的关系，如描述人格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变化，即人格变量与时间变量的关系。如果研究者假定抑郁者与非抑郁者的归因风格不同，即前者倾向于将失败归于内部因素(能力和努力等)，将成功归于外部因素(难度和运气等)，而后者则倾向于将失败归于外部因素，将成功归于内部因素。要验证这一假设，就需要使用一种工具将抑郁者与非抑郁者区分开。(3)解决实际问题。心理咨询和辅导需要人格测评，因为有效的咨询和辅导要建立在当事人了解的基础上，人格测评就是了解当事人的一种途径；评估各种心理治疗方法的效果，

即对治疗前后的差异进行评估,也需要进行人格测评;临床的心理诊断需要测评技术,人格测评技术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就像听诊器和血压计对内科医生的意义一样,是用于诊断的重要工具;人员选拔和人力资源管理也需要人格测评技术,通过人格测验有利于选择最适合岗位特点的人从事相应的工作,也有利于不同人格特点的人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如好动、好幻想、情绪不稳定、做事不细致、不讲秩序的人就不适合会计、档案管理等工作,但这些特点对另一种工作(如企业策划或艺术创作)可能就不是严重的缺点甚至是优点。因此,人格测评对于理论、研究以及有关知识的应用都是重要的,是连接人格心理学知识结构其他方面的重要环节(Carducci, 1998, p.7)。关于人格测评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将在本书第19章具体探讨。

1.3.4 应用

人格心理学的应用(application)是指将人格心理学知识(包括人格理论、研究发现和测评技术)运用于生活实际,帮助人们,使人们的生活更快乐、健康,并更具创造性。有效的应用是以牢固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为基础的。这种应用主要的传统领域之一是心理治疗。许多人格理论家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家。他们在治疗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格理论,又应用理论去指导治疗实践。理论指导治疗家们去思考导致了当事人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原因,去寻求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人格测评也是在理论指导下,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格测评技术的编制者同时也是理论家和治疗家。

除了心理治疗,人格心理学还被用于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关于某些特定的人格因素在冠心病和癌症等疾病形成中的作用,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军事上,有研究者试图考察人格测验分数与飞行员在飞行中的失误的关系。在司法领域,人格测验被用于遴选警官、确定罪犯接受审判的能力以及评估陪审团成员等。关于护士职业压力和倦怠的评估也要基于对护士的人格研究。研究者通过了解某种“事故倾向人格”,并将其从工作申请者中识别出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伤事故中雇员因心理因素导致安全问题的可能性。通过研究并掌握人员的人格信息,甚至也可以将某些工作领域如超市、库房和家政服务中心雇员的偷窃行为防患于未然(Carducci, 1998, p.8)。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教育、组织、职业选择与指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实践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书虽未设专章讨论人格心理学的应用,但有关知识应用价值的探讨将会包含在很多章节之中。

1.4 人格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认为,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正式诞生以 Gordon W. Allport(1897~1967)所著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1937)和 Henry A. Murray(1893~1988)的《人格探究》(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1938)两书的出版为标志。自这两本书问世后,关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才得以蓬勃开展,而且大学心理学系至此也相继开设了人格心理学课程。但人格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 Wundt 等人那里,从那时至今,大致历

经了四个阶段，即奠基期、理论体系形成期、基本人格结构确立期、质疑与复兴时期。

1.4.1 奠基期(1937 年以前)

在整个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Wundt、William James(1842~1910)和 Freud 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而且意义深远。对人格心理学来说，也不例外。早期的这些心理学家们在认识论、概念架构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一套，并影响着人格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使学科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表现出多元的风貌。同时，他们也积极地研究了人格的有关问题。他们的研究贡献为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科发展的早期，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即结构主义与机能主义。它们是心理学的元理论 (metatheoretical principle)，在学科的早期指导着心理学的研究。结构主义是指对心理的基本组成元素进行研究。结构主义假设，心理的经验或体验可以被分解成独立的成分，于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并确认这些基本元素。在人格心理学中，结构主义提出的问题是：人格所共有的稳定成分是什么？以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Wundt 为例，在对气质的研究中，他区分出三种情感成分：愉快—不愉快，紧张—放松，兴奋—平静。机能主义则关心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在人格心理学中，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人格的作用是怎样的，以及如何作用？机能主义的代表人物 James 假设在心理活动的激活状态与现象经验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研究中，他强调经验流 (flow of experience) 和自我(self)的统合功能，而不是意识的基本成分。

在概念架构上，早期心理学家的差异体现在各自所采用的范式上。范式 (paradigm) 指在一定时期内，某一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一系列假设，并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换言之，范式就是一套科学习惯。在人格心理学的早期，存在两种主导范式：其一是将人格看作层级 (hierarchical) 结构。个体整体的、基本的特征因素，如气质、性格等处于高级水平，而行为倾向性则处于低级水平。高级水平的特征是稳定的，低级水平的特征则更容易受到经验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层级结构范式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出高层次的特征因素，即特质 (traits)，甚至是超级特质 (supertraits)。另一种研究范式从个体发生学 (ontogenesis) 的角度，将人格视作一个动态的系统。个体不断竞争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激活各种心理过程，推动着人格的发展。故而，个体发生学范式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使调节着个体与环境关系的心理结构得以发展的条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人格系统在功能上的基本作用机制，然后确定那些能够影响人格结构发展的环境事件类型。

在实证研究上，存在两种研究传统 (research tradition)。一种是找寻个体差异的研究传统，另一种是探索人格内在动力结构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在构想上与上述两种主导范式是相对应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传统要追溯到 Galton 的工作；动力结构的研究传统则是由 Freud 倡导。今天的人格心理学家们仍沿袭这一传统，主要仍在研究结构（如气质、信念和动机等）和机能（如学习、自身调节等）(Caprara & Cervone, 2000, pp.34~38)。

大体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一些理论受到重视，学科内部也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和成果。其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包括法国医生 Charcot 提出的动力心理学理论、Kurt

Lewin(1890~1947)的场论和 William Stern(1871~1938)的人格主义 (personalism)。Charcot 从早期对癔病患者的研究兴趣转向研究人格的社会决定因素。因为他发现,行为可能会表现出多种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将通过动态的组织过程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组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人际间和社会的因素。Lewin 的场论非常有预见性地包含了当代认知加工与交互作用的观点,为后来预期—价值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对后来动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及人格的概念,常常会追溯到 Stern。他的理论特别调人的**整体性(unity)**、**不可分性 (indivisibility)** 和**目的性 (purposiveness)**。人格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的集合。人格既不完全由气质所决定,也不完全由环境影响 (Caprara & Cervone, 2000, pp.39~40)。

具体到专题研究,一部分学者还探讨了动机问题,试图为人的行为寻找生物学的解释。Freud (1905/1953) 认为,尽管在防御机制的作用下,行为会以伪装的形式出现,但事实上,性与攻击的本能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动力,并对行为起着指引的作用。McDougall 的理论则与之大相径庭。他认为,人类行为由 12 种本能与 5 种非特异性的先天趋向所驱使。主要的本能包括繁衍、觅食、建造事物与社交等。Freud 描述的生本能与死本能是非理性的,常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与之不同,McDougall 将本能行为看作人与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只有本能目标得到满足,本能行为才得以维持 (McDougall, 1908)。

早期做出贡献的大部分学者来自于欧洲大陆,19 世纪欧洲社会的变革加速了所有学科的发展。但到了 20 世纪情况发生了转变。美国大学提供大量职位、实验室以及理论知识的应用机会,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这样能促进学科发展的条件。这种现象除了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还与“新世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在欧洲,特别是一战后,社会政治原因阻碍着心理学的发展,专制主义不需要关注个体、倡导个性 (Caprara & Cervone, 2000, pp.39~40),而美国社会的需求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应用的空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需要招募大批人员入伍,这就需要将适合入伍和不适合入伍的人群区分开来,并使不同的人员从事适合于他的不同工作。在这种社会需求下,许多心理学家投身于人格评鉴之中 (Derlega, Winstead & Jones, 1991)。简言之,在这 10 年内,美国社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社会需求上,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心理学得以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1.4.2 理论体系形成期(1937~1950 年代)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这段时期,人格心理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组织有序的学科。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不同,人格心理学家拒绝还原论 (reductionism),而是关注个体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他们试图将那些通过相关、临床和实验手段得到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建构可以解释整体人格的“大理论”。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包括 Allport、Murray、Cattell 等人的理论。

Allport 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试图在理论上提出一种架构,用以解释每一个人身上共性 (universal) 和特性 (distinctive) 的方面。他的理论直接促成了学科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将**特质(trait)**视为人格的基本单元,认为特质是以某种特殊方式作出反应的一种倾向。特质表现出反应上的一致性,使许多刺激在机能上等值,并把适应性和表现性的行为聚合在一起。简言之,特质就是人格稳定性的体现。第二,提出动机的**机能自主**

(functional autonomy) 观点, 认为最初因某种原因而引发的行为(如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获取资源的行为)会自行终结, 然后该行为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而产生。行为独立于最初的动机之外。这个观点成功地解释了动机的多样性和无休止的发展性。第三, 提出**自我统一体**(*proprium*)的概念, 认为这是理解人格整体性的关键。自我统一体包括使人格朝向内部统一的方方面面(Allport, 1961)。此外, 在方法学上, 他试图将特殊规律研究法与一般规律研究法相结合, 采用了个人资料研究与量表、问卷测量相结合的方法(Caprara & Cervone, 2000, p.41)。

Murray 与 Allport 一样, 都赞成将个体视为整体的人。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的观点源自启蒙运动, 而前者的则带有浪漫主义色彩。Allport 认为, 人类的心灵是理智、有序的, Murray 则坚持, 心灵是非理性的、热情的, 并且充满着矛盾。Murray 试图把精神分析学派, 特别是 Jung 的观点引入学院派心理学中。事实上, 他的理论不仅糅合了精神分析与 McDougall 以及 Lewin 的思想, 甚至还囊括文学、神学以及医学的观点(McAdam, 1997)。在《人格探究》一书中, Murray 和他的同事详细阐述了**人格学**(*personology*)的基本原理。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包括需要与压力。在 Murray 的动机系统中, 需要大约有 20 个左右, 包括归属、成就、统治需要等。每种需要代表着一种力量, 影响着知觉、意动和行为。

对 Raymond B. Cattell(1905~1998)而言, 人格心理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预测行为。因此, 他对人格的定义相当宽泛, “在特定环境中, 能够预测个体行为者即人格”(Cattell, 1950)。若要使行为预测更为准确, 心理学家就必须从不同层面获取大量的信息, 并正确权衡与分析这些信息。借助于因素分析的方法, 他最终确定了 16 个人格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 16 因素人格问卷(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16PF), 用以测量各种特质维度上的个体差异, 并依据测量分数预测个体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 Cattell 提出的人格既有动态、变化的一面, 又有稳定的一面。他并不把人看成是各种情况下都会做出相同行为的静态实体。他认为, 个体某一时刻的行为取决于动机和情境因素。因此, 他采用因素分析法获取动机的分类, 并试图根据相关特质和情境变量建立一个可预测行为的模型。

从 1930 至 1950 年代, 众多人格心理学家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 用以理解整体的人并预测个体的行为。其中, 除 Allport、Murray、Lewin 和 Cattell 之外,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也在日趋成熟。繁多的理论开始构成一个宏大的系统(*grand system*)。各种理论虽不尽相同, 但仍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共同趋势: 第一, 此时期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即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水平来考察人格。诚如我们所见, Allport、Murray 与 Cattell 并非以单一的特质、需要、动机来描述人格, 他们的理论恰恰是多层级、多维度的。人格理论中并不存在某种可以解释人格机能方方面面的关键概念。第二, 将个体看作趋向统一的、整体的人。第三, 关注动机在解释人格和行为中的地位。第四, 用社会化过程来解释人格的发展, 认为个体最初是个人中心的、未经社会化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体逐渐从环境中学习到如何成为社会中的一员, 从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1.4.3 基本人格结构确立期(1950年代~1970年代)

随着二战的结束，大量退伍军人进入或重返大学校园，使入学人数急剧上升。为了跟上这一形势，各个学校争先恐后地扩建学校设施及院系设置。与其他院系一样，心理学系在规模与门类上都有所增加。在政府资金的刺激下，应用心理学的研究迅速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心理学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看作通才，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或生理心理学家等。二战后，非学院派心理学得以蓬勃发展。心理治疗、行为矫正、各种形式的心理辅导迅速成长；而学院派心理学在这种扩张中似乎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Sechrest（1976）曾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人格心理学渐渐失去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许多时候，人格心理学被等同于临床心理学或是社会心理学。那么，这一时期人格心理学家都在做什么？

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性格与人格》杂志（*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的编委会宣布自1932年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改版。一改往日无论是理论文章、个案分析还是研究报告都采纳的原则，宣布将只关注实证研究，同时将刊名改为《人格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这种转变意味着人格心理学更加自觉地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同时，人格领域相当重要的教科书，David C. McClelland的《人格》（1951）也体现出这种实证研究的思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已经完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关键的人格结构（construct）。这些人格结构有助于心理学家了解个体的不同方面，同时还能用以指导研究者选择哪些数据加以分析。如此一来，有关测量的一些问题就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测量手段的发展，对测量效度的关注，使研究者得以发展出一些多项目的人格问卷，可以同时检验不同的人格结构。这一时期的人格问卷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The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为典型代表，此外，著名的人格问卷还有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CPI*）、爱德华个人偏好调查表（*Edwards Personal Preference Schedule, EPPS*）以及前文提及的Cattell 16人格因素问卷（*16PF*）等。

这一时期，四大人格研究主题（也都是人格结构的重要方面）备受关注，获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分别是：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e*）、焦虑（*anxiety*）和场独立性（*field-independence*）。这些研究也许与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关，都反映了当时流行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战后，美国人为自己在经济与技术上的成功发展深感自豪，个人主义的鼓吹使他们反对盲从，追求个人成就和独立，加上对法西斯主义记忆犹新，对成就动机、场独立性和权威人格的研究自然应运而生。至于焦虑，则可能是因为要面对战后从零开始的新生活所产生的压力。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将整体的人格划分为多个人格结构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但这些人格结构更偏重个体的气质特征，而不是强调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与整个社会应用性发展的需要脱节，致使人格心理学家一面努力进行着研究，一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学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1.4.4 质疑与复兴时期(1970年至今)

大约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自相矛盾的实证研究结果、测量中不断出现的错误以及学科内部统一性的缺乏，使学术界开始质疑人格心理学（McAdams, 1997）。到了60年

代后期,人格心理学甚至被认为是控制良好,却与研究目标完全无关的研究(Adelson, 1969)。随着领域内 Mischel(1968)等人对特质论的批评,对人格心理学的质疑与不满在 70 年代达到了顶峰。Mischel 指出,我们几乎不可能依据人格特质去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此外,学术界以外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似乎也不利于人格心理学的发展。70 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变,确定人们的基本类型和稳定的人格差异变得不合时宜。无论是临床工作还是对正常被试所做的研究,人格评鉴与诊断都被视为毫无人情味的“贴标签”。反越战、人权与女权运动,使美国人对四处弥散的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极为敏感,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中,这种影响都无法避免。社会氛围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值得研究的是环境而不是个体人格,应该关注的是社会影响而非个人。凡此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使人格心理学终于步入低谷时期。

到 1980 年代,局面逐步有所改观。对自我的研究,代表了当代人格心理学重新强调人格的整体性的趋向,也是当代人格心理学家复兴学科的一种努力;认知流派的观点被用来解释人格的动力特征,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大五”(即人格的基本维度包括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五个因素)的出现标志着人格差异方面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行为遗传学、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为了解人格的共性和个体差异提供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发展心理学的纵向研究为人格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各种研究方法的完善也为理解人格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由于这些进步,人格心理学在 20 世纪后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格心理学将继续为人类理解自己、完善自己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章参考文献

- 邓晓芒(1989):“人格”辨义。江海学刊,第3期。
- 邓晓芒(1995a):再辨“人格”之义。江海学刊,第3期。
- 邓晓芒(1995b):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北京:人民出版社。
- 沙毓英、张锋等(2000):学生性格发展与素质教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陈仲庚、张雨新(1987):人格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郭永玉(2002):精神的追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坚厚(1999):人格心理学。台北:心理出版社。
- 黄希庭(2002):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Hogan, R., Harkness, A. R., & Lubinski, D. (2000/2002):人格和个体差异。载 K. Pawlik, & M. R. Rosenzweig (主编,张厚粲主译),国际心理学手册(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4~426页。
- Kelly, G. A. (郑希付译,1955/2001):个人结构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Pawlik, K. & Rosenzweig, M. R. (2000/2002):心理科学:内容、方法学、历史及职业。载 K. Pawlik & M. R. Rosenzweig (主编,张厚粲主译),国际心理学手册(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26页。
- Pervin, L. A. (洪光远、郑慧玲译,1993/1995):人格心理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Pervin, L. A. (黄希庭主译,1996/2001):人格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Phares, E. J. (林淑梨、王若兰、黄慧真译, 1991/1994): 人格心理学。台北: 心理出版社。
- Caprara, G. V. & Cervone, D. (2000). *Personality : determinants, dynamics, and potentials* (pp.24-58).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ducci, B. J. (1998).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Viewpoin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 Brooks/Cole-ITP.
- Derlega, V. J., Winstead, B. A., & Jones, W. H.(1991).Pers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V. J. Derlega, B. A. Winstead, & W. H. Jones (Eds.),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pp.2-12).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 Larsen, R. J., & Buss, D. M. (2002). *Personality psychology: Domains of knowledge about human na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 Leary, M. R. (1999).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V. J. Derlega, B. A. Winstead, & W. H. Jones (Eds.),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4-26).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 Liebert, R. M. & Liebert, L. L. (1998). *Liebert and Spiegler's personality: strategies and issues (8th ed.)*.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 Lieblich, A.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 Sage Publications.
- Mayer, F. S. & Sutton, K. (1996). *Personalit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McAdams, D. P. (1997).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 R. Hogan, J. Johnson, & S. R. Briggs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p.3-39).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McAdams, D. P. (1999). Personal Narratives and the Life Story.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476-50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McAdams, D. P.(2001). *The person: An integrated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psychology (3rd ed.)* (pp. 617-678). TX: Harcourt Brace.
- Mischel, W., Shoda, Y., & Smith, R. E. (2003).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Winter, D. G. & Barenbaum, N. B. (1999). History of modern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L. A. Pervin(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3-27). New York: Guilford.
- Adelson, J. (1969).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ersonality*, 20, 217-252.
- Allport, G. W.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Allport, G. W. (1961)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Allport, G. W. (1955). *Becoming: 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a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D. T., & Fiske, D. W.(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6, 81-105.
- Carlson, R. (1971). Where is the person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5, 203-219.
- Cattell,R. B. (1950). *Personality: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study*. New York: McGraw-Hill.
- Comte, A. (1852). *The positive poli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ronbach, L. J., & Meehl, P. E. (1955).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2, 281-302.
- Dilthey, W. (1976).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 In H. P. Rickman (Ed.), W. Dilthey: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 Fiske, D. W. (1974). The limits of the conventional science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2, 1-11.
- Freud, S. (1953).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 Goffman, E. (1961). *Asylum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Hall, C. S. & Lindzey,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Homey, K. (1939).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 Hull, C. L. (1943). *Principles of behavio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Kluckhohn, C. & Murray, H. A. (1953). Personality formation: The determinants. In C. Kluckhohn & H. A. Murray (Eds.),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New York: Knopf.
- Kluckhohn, C. & Murray, H. A. (1953).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New York: Knopf.
- Leary, M. R. (1999).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V. J. Derlega, B. A. Winstead, & W. H. Jones (Eds.),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4-26).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 Lecky, P. (1945). *Self-consistency*. New York: Island Press.
- McDougall, W. (1908).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Mill, N. E., & Dollard, J. (1941). *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schel, W.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 Mischel, W. (1976).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Murphy, G. (1947). *Personality: A biosocial approach to origins and structur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7, pp.126-243).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
- Pervin, L. A. (1996). *The science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 Rank, O. (1945). *Will therapy and truth and reality*. New York: Knopf.
- Sanford, R. N. (1963). Personality: Its place in Psychology.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5, pp.488-592). New York: McGraw-Hill.
- Sechrest, L. (1976).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7, 1-27.
- Shweder, R. A. (1984). Anthropology's romantic rebellion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 or there's more to thinking than reason and evidence. In R. A. Shweder & 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27-66).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ranger, E. (1928). *Typ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Norton.
- Tomkins, S. S. (1987). Script theory. In J. Aronoff, A. I. Rabin & R. A. Zucker (Eds.), *The emergence of personality* (pp. 147-216). New York: Springer.
- Rosenzweig, S. (1986). Idiodynamics vis-à-vis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241-245.
- Rosenzweig, S. (1997). "Idiographic" vis-à-vis "idiodynamic" in the history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theory: remembering Gordon Allport, 1897-199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3(4), 405-419.

引自郭永玉著《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4 页。